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聖經背景下的約翰·多恩愛情詩解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ing, Zh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5 19:32:3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52

圣经背景下的约翰·多恩爱情诗解读

张 樱

内容提要:爱情诗作为约翰·多恩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期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评论界认为在其爱情诗的内容中,消极元素占了主流。作为一个拥有神职身份的诗人,约翰·多恩的许多爱情诗都有一个潜在的原型文本——圣经。正是因为这个潜在文本的存在,我们可以对诗中一些内容作出合理的解释。在那些爱情诗中,既有出自人类天性对于肉体的真诚赞美,也有超越肉体追求灵魂之爱的努力,使人从中发现人性的本真和神性的光辉。多恩在其爱情诗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人类天性中的爱情,更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多恩的独特性在于他深刻剖析了自己的灵魂——渴望依靠上帝的恩典涤净罪孽,战胜肉体。正是多恩那颗渴望成圣之心成为他诗歌中人性与神性的结合点,构成了他爱情诗的制高点。

关键词:爱情诗;人性;神性;肉体;灵魂

An Analysis of John Donne's Love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ble

Zhang Ying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poetry, John Donne's love poem has been underrated for quite a long time.³ As far as the content is concerned, some critics hold that it contains many negative sides. As a high priest, John Donne wrote many love poems on the basis of a potential text —— the Bible. It is Bible that helps us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From these poems, we find both a sincere praise to flesh derived from human nature and a special effort to seek for spiritual love, and true humanity mixed with holy divinity. Donne's uniqueness lies in his intense analysis of his spiritual experience —— the desire to be purged of sinfulness and the longing to defeat the mortality by God's grace and mercy. His eagerness to become holy is the brightest element of his love poems.

Key words: love poem; humanity; divinity; flesh; spirituality

长期以来,约翰·多恩的爱情诗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17世纪诗评家德莱顿(Dryden, 1631-1700)评论多恩说:“在爱情诗中,他用哲学冥想使女性困惑……”^①18世纪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也认为多恩一派的爱情诗不是抒写自然之情,只是在炫耀学问。随笔作家斯蒂尔(Recharad Steele, 1672-1729)认为多恩的爱情诗由于运用了过多的机智,而成为英国诗中缺陷最多的作品。^②以上文学巨匠都对多恩爱情诗的写作手法提出质疑,然而,

① Lovelock,Tulian.Donne: *Songs and Sonnet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73.

② Smith,A.T. John Donn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更多的批评还集中于多恩爱情诗所表现的内容。杨周翰谈到多恩时认为：“他的爱情诗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爱情诗的传统，对女性采取怀疑态度，或体现享乐主义观念；另一条线索是特殊的构思，大量采用神学、经院哲学的诡辩技巧或利用当代科学发明和发现作比喻，来抒写爱情。”^①傅浩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约翰·多恩的艳情诗与神学诗》一文提出，将其爱情诗称作艳情诗，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不那么崇高的色情。^②该文发表于我国约翰·多恩研究的初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来有学者论及多恩的爱情诗时，也多次使用“艳情”一词。

国内对多恩的研究虽然一直热度不减，对其爱情诗的探讨却没有大的起色，将多恩的爱情诗与其宗教身份结合起来的评论也不多见。杨周翰在谈到多恩时说，他的爱情诗与宗教诗同样著名。近期发表的陆钰明的文章《约翰·多恩——从西方到中国》在结尾处指出，多恩研究在我国“尚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中，往往只关注少数几首诗，多恩的单项研究，如爱情诗研究、宗教诗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③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多恩一生的许多年头属于神职人员，我们不难发现其宗教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的一些爱情诗在表述方法上独辟蹊径，在思想上超越凡俗。其中不少思想与圣经中的观念如出一辙，不少爱情诗和宗教诗是交融会合的。

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心合一的爱情

多恩爱情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理性笔调描述恋人之间的

① 王佐良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243页。

② 傅浩：《艳情诗与神学诗》，《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76页。

③ 陆钰明：《约翰·多恩——从西方到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亲密关系,虽然笔调冷静,内涵却特别深刻。他笔下的爱情较少感性成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这说明多恩看待爱情是基于理念的。在多恩的心里,两个相爱的人即使身在两地,也依然心在一处;岂止在一处,两人原本就是同一个身体。“她死了;一切死者/都向他们最初的元素还原/而我们彼此互为元素/是用彼此造制的/那么我的身体就与她的相纠缠”(《解体》)。^①又如他在诗歌中的声明:“我意欲寄赠这颗心,以替代我的心,可是,无人能保有它,因为那是你的心。”(《遗产》)“爱情的谜语是,虽然你的心离别,但它仍在家里;你因失去而保留。但是我们宁愿拥有一种方式,比换心更豪放: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它们就会成为一体,互为彼此的全体。”(《爱的无限》)

这些诗句让读者看到两性在爱中合一的亲密,使人回想起圣经开篇处的奇妙温馨场景:“耶和华神使他(指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而亚当一看到夏娃,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我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1-23)^②多恩的诗中多处涉及女人的身体:“爱情比它的生养者更精微/若不也寄托于形体,必将无法存活/所以,你是何许人,是哪一个/我向爱神探问;它既已/选取你的身体,那我就允许/且把它固定在你的嘴唇、眼睛和眉宇。”(《空气与天使》)从多恩的诗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富于诗意的外官描绘,一如圣经中也不乏对恋人身体的赞美:“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

① 除特别标注外,本文中的多恩诗歌译文均出自傅浩所译《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② 本文中的圣经引文均出自圣经(中文和合本),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歌4：1-7）可见爱情是上帝的美好赐予，美丽的身体也是造物主的恩典。当人们以感恩之心来领受神赐的爱情时，凡俗能够变成神圣，其中并无低俗与脱俗之分。此即吕洪灵之意：“对于他来说，世俗的情欲在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时，间离了原本的粗俗，未必与宗教的精神相冲突。所以，他可以超越以往崇尚的柏拉图式爱情……感受到对真爱的诚挚不懈的追求。可以摘下神学往日高不可攀的面纱，以颂扬爱情的十四行诗表达神学冥想。”^①

在多恩看来，爱情是两个人的“同心合一”，这既指肉体的结合，更指两个灵魂的彼此依存。读者不难从他的爱情诗中发现其对灵魂的格外关注，这是从一般爱情诗中难以看到的。例如《早安》中的诗句：“现在向我们苏醒的灵魂道声早安，/ 两个灵魂互相信赖，毋须警戒；/ 因为爱控制了对其他景色的爱，/ 把小小的房间点化成大千世界。/ 让航海发现家向新世界远游，/ 让无数世界的舆图把别人引诱 / 我们却自成世界，又互相拥有。”（飞白译）诗人描述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灵魂，他们在爱中苏醒，互相信赖；在爱中彼此敞开，看一切皆成美景，而这爱何其广阔，把有限的空间点化成了无限的世界，这一切皆因他们是在“灵”里相爱。在福音书中耶稣说，那敬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基督徒与上帝的联合，本是灵里的联合。多恩深谙这个属灵的奥妙，以致在穿越现象世界诠释爱与美的过程中，能越过概念的表层，直抵心灵的内核：“我们被爱情提炼得纯净，/ 自己都不知道存有什么念头 / 互相在心灵上得到了保证，/ 再不愁碰不到眼睛、嘴和手。/ 两个灵魂打成了一片，/ 虽说我得走，却并不变成 / 破裂，而只是向外延伸，/ 像金子打到薄薄的一层。”（《别离辞：节哀》，卞之琳

① 吕洪灵：《艳情与神学之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6页。

译)。在这首诗中,爱情成为锤炼心灵的过程,成为帮助当事人成圣的方式。一方面,心灵的合一让相爱的双方超越了感官的愉悦,得以直接深入到对方的灵魂当中;另一方面,灵魂之爱超越了肉体的限制,使那种原本出自人性的“人之爱”能够向神性靠拢。

在多恩看来,爱情不仅是两个灵魂的相合,也是彼此的激活:“当爱情如此使两个灵魂/彼此相互激活的时候/从中流出的那更强的灵魂/就克服了独处时的不足。”(《出神》)此语印证了圣经之言:“那人独处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2:18)“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4:9)正是在心灵的世界里多恩发现了“内在之美”,并视之为至尊的珍宝。他在《担保》中说:“发现了内在之美的人,会鄙视所有外在的东西,因为爱慕颜色和皮肤的人,只喜爱她们最旧的外衣。”这种见解与圣经格言如出一辙:“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箴31:30)“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彼前3:3-4)这些诗句启迪我们正视多恩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的身份,正视他心中那个潜在原型文本——圣经——的极端重要性。一如晏奎所言:“正是由于对肉欲的鄙视,对真诚的渴望,在内与外或灵与肉的关系上,多恩更倾向于前者,这既是其爱情诗不言花前月下的重要原因,也是体现其人文精神的特征所在。”^①

二、人性与神性的交织:爱之天性与成圣之心

基督徒认为爱从上帝而来,被上帝拣选的人理当在一切事上顺服上帝,为自己的罪真诚忏悔,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某人的得救在乎上帝的怜悯,成圣全靠上帝的恩助,前提是要有寻求

^① 晏奎:《生命的礼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48页。

上帝的本愿。某人开始向上帝的心意靠拢之时,就是向人性的本真回归之际。他开始认真省察自身的时候,就是开始让神性在自身发生功用的时候。王英琦写道:“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只有将外在的写作变为内在的写作,将外在的真实化为内在的真实,对自己和客观世界的权限有着清醒的自明,筑起忠于自己情致一贯性的真实的内界大厦,才能将分散的无定性的复杂个性及丰富联想收拢起来,使自己的人与文具有统一的逻辑性、凝聚性、纯洁性——这本是一切崇高而不甘沉沦的写作之内在的高度和坚强的支撑。”^①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多恩诗歌创作的本质:正是诗人那颗渴望成圣之心成为他诗歌中人性与神性的结合点,成就了其爱情诗的制高点。

多恩在爱情中所表达的远非自己的情感经历,所触动的也不仅是人的天性,他还把爱情带到了新的天地,带到了人类经验的本质层面。多恩的诗中有许多思辨,它们往往涉及爱的真谛:“同样,纯粹恋人的灵魂务必 / 下降到情感,和机能 / 才可能让感官触及和感知 / 否则就像伟大的王子躺在牢中 /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体内,那样 / 软弱之人就可以看到爱情的启示 / 爱情的秘密确实在灵魂中成长 / 然而肉体却是那载道的书籍 / 假如哪位恋人,就像我们一般 / 听见这异口同声的对话 / 就请他时常监督我们,他将看见 / 我们即使回到体内,也少有变化。”(《出神》)在多恩看来,器官的触及和感知是必要的,但从灵魂中生发的东西更为宝贵。物质承载着精神,一如肉体是灵魂的居所,只有前者纯净,后者才能纯粹,这就是多恩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层面对爱情的思考。《新约》认为基督徒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总要保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而上帝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以内。这样,神性与人性就能达到完美的统一。作为资深教

① 王英琦:《有真人才有真文》,《文学报》2005年2月17日,第3版。

长的多恩深谙其中的道理,于是在爱情诗中不断寻求与上帝的联合。为了达到这种神圣的联合,他不断地“向己死,向主活”,正如保罗所说:“我看世界是死的,世界看我也是死的。”(林前5:36)保罗还一针见血地教导信徒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罗6:11;12)即使多恩真诚愿意为成圣付出代价,他依然时时感到人性的软弱,处于人性与神性的挣扎当中:“既然我所爱的她,已经把她的最后债务 / 偿还给造化,她和我都不再有好处可得 / 她的灵魂也早早地被劫夺,进入了天国 / 那么我的心思就完全被系于天国的事物 / 在尘世间,对她的爱慕曾激励我的心智 / 去寻求上帝您,好让河流现出源头所在 / 可是尽管我找到了您,您把我的渴意消解 / 一种神圣的消渴病依然使我日益憔悴。”(《敬神 14 行诗》)从这首诗里,我们不难发现多恩徘徊在情爱和圣爱之间的两难境地。当他失去自己的所爱时,心灵曾在上帝那里得着安慰,上帝是抚慰他的源头。但他仍然不能全然释放自己。他求助于上帝的大能,却也陷在自身的无助当中。诗歌将上帝比作河流的源头,使人联想起《约翰福音》4:14 所载耶稣的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以及《以赛亚书》12:3 所言:“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齐宏伟在《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一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圣经中的爱情观,一个是“悦”——“两情相悦”之“悦”;一个是“许”——“生死相许”之“许”。前者类似于“欲爱”(Eros),是自下而上或人与人之间的爱,以人为出发点;后者类似于“挚爱”(Agape),也可称作“圣爱”,是自上而下的爱,以神为出发点。^①在

① 齐宏伟:《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69页。

圣经中爱时常与死相连,如下所言:“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歌8:6-7)多恩的诗中也有类似的主题:“随你怎么称呼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由于爱,/称他为一只飞蛾吧,称我为另一只,/我们也是蜡烛,以自己为代价而死,/我们发现鹰和鸽在我们身内同在,/凤凰之谜对我们具有的意义更多/我们是凤凰,合二为一/所以,雄雌结合成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死而复生,证明这实在/神秘,由于这种爱。”(《封圣》,胡家峦译)其中“蜡烛”、“中性的东西”、“死而复生”、“神秘”等词汇并非简单的排列,而体现出诗者心灵的走向。为爱,宁愿如飞蛾扑火;为爱,宁愿如蜡炬成灰。这种爱是凤凰涅槃式的死而复生,这一切是人们难以测透也难以言尽的。

德莱顿认为,多恩用微妙的哲学思辨把女性们的头脑弄糊涂了。这句话很值得商榷,问题的关键在于多恩的爱情诗并非以女人为预设的读者群。多恩在爱情诗中除了爱情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他透过爱情所思考的,往往是肉体 and 灵魂的关系。晏奎谈到多恩的《灵的进程》、《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时,认为爱情主题随着灵的进程,从道成肉身开始,至肉身成道结束,渐次展开,逐层深化,既肯定了心灵的净化,又完成了向天国的回归……在多恩的作品中,神本观念与人本意识是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正是由于这种互动,人性的觉醒并不意味着神性的丧失,相反,更激发了人与神合一的渴望。^①

多恩曾深有感触地说,患难把罪清洗,使性格得到锻炼,贫穷教导人信靠上帝,洗涤贪欲;失败和公开的受辱医治人属世的野心。就是这样一位在世人眼中贫病交加的孤独鳏夫,鼓舞了许许多多迷失之人。杨周翰这样写道多恩的传道生涯:“他的布道文常常现身

^① 晏奎:《生命的礼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14页,147页。

说法,宣扬悔罪、信仰等教义,劝人把世俗的情欲转移为宗教热情。他的布道吸引着伦敦达官贵人、商人、手工艺人、律师、学生和一般市民,他们在露天里站立两小时不疲倦,最后发出‘满意的叹息’。”^①在《多样性》一诗中,多恩表述了他顺服上帝的志向:“我以服从他的统治为荣 / 从未拒绝过他最琐碎的命令 / 因为无论神旨以何等形式示现 / 我的心都敞开接受那光焰 / ……随着年龄稳定我们会把自由交回 / 时光在岁月里的刻度和我们准确的判断 / 将不会那么轻易地倾向于改变 / 也不会理睬一双双媚眼的勾引 / 而是美与真实的价值均衡相称 / 被发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聚合 / 我们将永远爱她,且只爱她一个。”应该说,多恩在这里对自己的爱情观做了准确的说明。

三、理性思辨与深层意图:多恩诗歌中的宗教蕴含

多恩的爱情诗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事物,诗人常常不事矫饰,像是对着爱人又像是对着更广阔的空间倾心吐意。从词汇上可以看出他深受当时科学发展的影响,表达出想象的逻辑思辨性:“在一只圆球上头 / 一位身边备有草稿的工匠,能够绘就 / 一个欧洲、非洲和一个亚洲 / 且很快把原来的空无造成万有 / 同样有你在内 / 每一颗珠泪 / 都会长成一顆地球,对,印有你形象的世界 / 直到你的泪水与我的混合,淹没 / 这世界——以源自你,我的天宇,如此融化的洪波。……既然你我呼吸着彼此的气息 / 那么谁叹息得最多,就最残酷,就加速着对方的死。”(《赠别:有关哭泣》)无可非议,这是一首表现情人离别的诗,但是当我们在字里行间仔细阅读时,就会感到诗人的匠心独运。诗中提出“把原

^① 杨周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I》,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第269页。

来的空无造成万有”，让人想起《创世记》开头的情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从一本造出世间万物和普世万族。多恩将情人的哭泣与世界的创造联系起来，表明情人在其心中就像神造的万物，不会消失，而具有永恒的价值。既然她的一颗离别的眼泪“都会长成一颗地球”，两个相爱之人的眼泪混合时，无疑能淹没全世界。两个相爱之人的生命息息相通，一个痛苦能变成两个，当所爱之人遭遇痛苦时，另一人也会痛不欲生。人在世界中本来显得极小，但爱的力量却能撼动天地。人性之爱与上帝所造的无限宇宙交融一体，那位在圆球之上、身边备有草稿的工匠使我们与造物主直接相联系。按照圣经所言，上帝所造的一切无所增加，也无所减少，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么以此比喻的两性之爱，也就同样千古永存。

多恩的诗歌中有一种奇特现象：明明是在写爱情，字里行间又会突现宗教的笔调，从而构成一幅既是爱情，有时又非爱情的心灵图景。这让许多人对他的爱情诗感到费解。但了解到多恩并非狂热的宗教徒，而只是一个“宗教中人”时，那不时出现在他爱情诗中的宗教言说便不难解释了。比如这首名为《破晓》的诗：“想必事业会把你从这里引开 / 哦，这是爱情最严重的病胎 / 贫困、卑鄙、虚伪者，爱情都能 / 接受，唯独不能容忍忙碌的人 / 既有事业又求爱的人，他所犯的 / 过错，一如已婚的男人又寻欢。”这首诗至少表明两层意思：其一，滋养爱情需要付出时间，事业在爱情面前应退居其次。这种出自人性的愿望即使在上帝眼中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圣经所言：“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申24：5）其二，诗中又隐含了不可拜偶像的神学思想。圣经常用新郎与新娘比喻神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旧约》一再告诫以色列人不可拜偶像，因为耶和華神是独一的真神。解经家声称任何妨碍

信徒与上帝之间“爱情”关系的事物皆属偶像,事业也不例外。“今天我们有可能让许多其他的事物成为自己的神,例如金钱、名望、工作或者享乐。一旦我们一心一意地以此为个人追求或安全感的来源、为生存的意义,这一切就变为我们的神。”^①圣经对“淫乱”的神学解释是爱上了“使人对神之爱分心”的事物。既然所有基督徒都被视为基督的新妇,那么,为了事业而忽略爱情,岂不是“已婚的男人又寻欢”?

阅读多恩的诗歌,常会发现爱情中有宗教,同时一些宗教诗由于使用了与爱情婚姻相关的词汇,也很难被认定为纯粹的宗教诗。约翰·凯利说,多恩的爱情诗是他抒发宗教忧虑情感的面纱。李正栓认为,多恩在爱情中强调了灵与肉的结合,并为之赋予神性。在《封圣》中多恩把情人做爱的场景比作基督复活,在《出神》中他也引用宗教术语,把人类之爱上升到上帝之爱。^②在多恩的名诗《神学冥想 14》中,数行诗句中就出现了“爱恋、许配、离婚、贞洁”等多个与婚姻相关的词语,^③最后诗人还不忘呼求上帝将自己强行占有,因为只有被神完全拥有,他才能真正圣洁。人靠自身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使自己全然成圣,只有放弃一己的选择,顺服上帝的心意,才能结出义的果子。但人有顽固的悖逆天性,常常离弃上帝的安排而吃下自结的苦果。多恩深知人性的软弱,于是祈求上帝将其“强行占有”,^④这与保罗的见解不谋而合:“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

① 圣经(灵修版),香港:国际圣经协会,1999,第147页。

② 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第108页。

③ 傅浩译:《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17页。

④ 此处“强行占有”系胡家峦先生的译文。

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21-25)

结 语

不可否认,多恩的一些爱情诗确实描述了女人如何对爱情不忠,这类诗也许有其年轻时的生活体验,李正栓在《满腔怒火喷向谁》中提到,多恩“青年时有两大爱好,一是看戏,二是拜访女人”。^①多恩孤傲不羁的心很难使他在女人那里得着完全的安慰,也很难使哪个女人能全然吸引他的心。也许,有着宗教背景的多恩深谙圣经中的一段话:“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传7:27-28)虽然《爱的进程》等诗中的确表现出了某些“艳情”色彩,但是与其爱情诗中的其他元素相比,艳情并不占主导地位。《爱的进程》在写法上有模仿《雅歌》第7章的痕迹,但是多恩缺少了对情欲的节制,给这首诗蒙上了“俗”、“艳”的色彩。傅浩曾说,多恩公开布道时经常遇到听众就其艳情诗提问,请他做出解释。^②从以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恩脱离人性而靠近神性的努力:“请来把我重造,我现在已毁坏破损/我的心由于堕落,变成粪土/由于自戕,而变得鲜红/从这鲜红的泥土上,父亲啊,请涤除/一切邪恶的颜色,好让我得以重塑新形……”(《启应祷告》)可见,多恩的忏悔比别人针对他年轻时所写爱情诗的诘问要深刻得多。T. S. 艾略特把多恩看作回头的浪子,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① 李正栓:《满腔怒火喷向谁》,《名作欣赏》2006年第15期,第85页。

② 傅浩译:《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15页。

阅读多恩的诗作,笔者深深感到,有灵性的作品和缺乏灵性的作品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所表现事物多么复杂,而在于前者在狭窄和艰难的处境中有一双翅膀能超脱飞升,而后者则被束缚于各种情事的纠缠中而难以脱身。多恩的不少爱情诗长于思辨,但思辨不是他的目的,他要引导读者在阅读中看到他的“思想的途径”,而不是“事件”本身。多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智慧的思辨使读者看到了他心灵的方向。他的诗表现了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努力荡涤着灵魂的迷失、软弱和痛苦,由此获得永久的价值。

长期以来,多恩的爱情诗未得应有的正面评价,原因甚多。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我国学术史的某个阶段,研究者出于思想领域的某些限制,未能正视多恩的基督徒身份,或者在研究中有意避开了这一点。某些早期的权威学者存在着这一疏漏,致使后来的研究人员受其影响也较少关注多恩爱情诗歌中的积极成份。现在是弥补这一疏漏的时候了。

作者张纓,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班在读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语系副教授,英国文学方向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近期代表作有《内省 虔敬 激扬》、《孤独 秩序 回归》、《跨越时空的灵性契合》、《深度意象与勃莱诗歌的“冷”》等论文。